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四〇六・集部・別集類

壯梅堂文集十卷遺稿一卷 四憶堂詩集六卷遺稿一卷（文集卷五至詩集卷六）

〔清〕侯方域撰

西堂文集二十四卷 西堂詩集三十二卷 西堂樂府七卷（文集西堂雜組一集卷一至詩集述

祖詩卷一）〔清〕尤 侗撰

壯悔堂文集卷之五

同里

賈開宗靜子

選

徐隣唐爾黃

閱

徐作肅恭士

宋

犖牧仲

傳

太常公家傳

王父太常公諱執蒲字以康先世大梁人後徙宋三歲母李夫人卒又三歲父贈侍郎公卒育於伯瑀少從里學道經土神廟神夢其鄉父老曰侯公貴卿每過吾朝夕起立幸爲遷之三夢

壯悔堂文集

卷之五 十一

父老不悟神乃告之曰貴卿侯氏七歲孤兒也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獨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子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公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李騰芳者公之座主也公既第數以文進騰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豎公意屬同門生誰豎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公乃求應震爲文三騰芳三稱善既而數日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

壯悔堂文集

卷之五 二

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公筮仕寧津令清淨簡易能惠其俗嘗出過里塾諸生皆誦習公所爲文公笑曰吾幸登科第雅不善此吾同門生官君文乃可法也寧津生自是誦應震文而得第者四前此天荒者且百年矣公既以文推應震後同領言職益親應震一日私邀公曰鄭貴妃方有寵青宮未可知吾與公陰擁戴之不世功也公大怒叱出之曰若向以鄙夫患得失文叨省解名天下今乃若自道又欲污我自此遂與應震絕公嘗論李相廷機清而戾方相從哲陰而邪不副平章望不報又論僧達觀假佛法構煽禁掖詞臣陶望齡首倡拜跪稱弟子爲辱官壞風俗而孫鑛手持書卷坐大司馬堂屬邊事方棘非濟變才皆侃侃特立不隨時變易云先是朱相賡之未罷也御史陳于廷三劾其姦詔慰賡而諭諫官勿復得言衆皆怙伏公獨力爭曰賡實姦于廷言是乃用例出公於楚臬公與高攀龍善

楚龍後爲都御史言之冢宰趙南星卽家起公
爲太僕卿楚人吳亮嗣者黨于官應震言公驟
遷非例南星曰例所以待衆人侯公大賢亦用
例耶少宰陳于廷颺言侯公去國無他以言未
相戾于廷乃先言者侯公說不當遷于廷當先
罷時攀龍南星于廷皆天下重望更推讓公公
暇時時共攀龍講學魏廣徵嫉之曰此崩彊老
者東林之魁渠也未幾遷太常卿會當祭祀中
人魏忠賢欲代行禮公知之乃先期上言曰天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三

壇寅清之所皇帝所對越以事上帝者也今輒
有官奴闖豎連行結隊走馬射彈狂遊嬉戲不
容禁止臣職典禮不敢不言竊謂刑餘不宜近
至尊而况天神饗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論治忠
賢見之大怒公遂致政歸公至孝事伯如父贈
侍郎公與李夫人歿後之五十一年而公爲太
常卿子司徒公爲御史司成公爲庶子公會其
族人於家廟曰吾父之生也苦無襪歿無葬地
豈見有今日乎乃聚其所得誥命哭而焚之

本戌籍司徒公佐司馬將去之公貽書曰人盡
以爲苦如國家何若吾獨以爲辱如吾祖宗何
卒不易其籍焉五子長司徒公次司成公次忬
有文學次恕次慮

數行黜緩處數行大節處兩兩照映愈間愈
朴文逼馬遷 恭士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四

司成公家傳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寬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產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謀爲郡太守宋致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間願有以爲公壽公固閉閣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

壯悔堂文集

卷之五 五

通顯矣而析產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旣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天啓間公爲編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僇士大夫不附已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爰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

傳趣公代具藁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間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累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兄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伴言我之遊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

壯悔堂文集

卷之五 六

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畫計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慙慙已而乃太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嫌公公所薦取士鄭爰玄宋致輒有意摧抑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旦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鉉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

恨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卽日
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
三人者追止於盧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遍
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覲顏以羞諸生
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
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
而宋致終工部侍郎仗節死爰玄以御史直諫
謫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旣歸則益召其生平故
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構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七

小纛誦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
公門下奴客忿欲歐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
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
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請公汗浹
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
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
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韙者輒義形
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雍祭酒太學諸
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爰玄宋致者耶

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
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
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
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
深痛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職記注
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
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鈞挑詆諆數脫望顏色
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
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八

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
體仁之奸過李林甫而僞強介若盧杞果執政
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
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
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
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
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
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
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

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次第生平直敘而每事穿插照應極密極老叙法甚潔却以飲酒在在點綴作煙波見文有餘地恭士

壯悔堂文集傳

卷之五 九

賈生傳

賈生名開宗商丘人也少落拓不羈十四歲從其師學師故儒者喜繩墨賈生慕司馬相如之爲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師以弗類已誚之賈生固謂我非儒奈何以儒者責我卽日除弟子籍更去與里中少年伍間讀書爲文詞干謁當世舉茂才第一是時賈生年二十餘益負才不事生人產業破家塋其妻陳轡鳳來校士寓意郡太守欲賈生充餼縣官賈生日我當不日爲卿相何至謀升斗却不就日共羈人張渭等約汗漫遊傲阮嗣宗縱飲六十日白晝射箭中夜擊鼓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老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卧窘甚賈生忽叱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久之賈生貧益甚盛夏服短褐不完過市兒童隨笑之賈生浩歌不輟會太原孫傳庭調商丘

壯悔堂文集傳

卷之五 十

令知賈生下車引見日往謁為計貲財復田舍
 閱數歲東平侯劉澤清開府淮陰秦除翰林院
 孔目掌其軍書記賈生察其異趣不肯就澤清
 跋扈內挾權相嘗衣白衣從軍因事調護乙酉
 澤清自海道來降賈生乃辭歸里凡七應舉不
 第作長歌云自從廿載落鬼錄不信天上有奎
 宿因大悟盡焚其素所讀書閉戶揣摩十餘年
 馳騫于先達師說十餘年最後而冥坐窮思與
 侯方域徐作肅往復辨論又幾十年卒輓於正
 壯悔堂文集傳 卷之五 士

天下以純儒稱之既老更追憶少遊京洛集所
 聞見述帝都君德相術三篇走泰岱觀日出處
 述山靈地勢二篇已買舟金陵泛吳越歸而星
 象占緯兵食國籍各有論說大槩其學術行業
 奇濟適於致用然欲以轍迹求之又不得
 也常與侯方鎮方域為忘形之友張渭徐隣唐
 吳伯裔伯胤徐作霖作肅宋犖為文酒之友張
 嗣沈譽釋頂日乘澗為方外之友又自稱為野
 鹿居士

侯方域曰以余觀賈生所謂羊質善變每變必
 趣上者耶抑依隱曼世所稱大人先生者歟少
 年類邯鄲俠而後乃大雅卓爾嗚乎彼終身守
 一衆矣倘非其與道屈伸亦焉能知之哉
 行文潔而宕 恭士

壯悔堂文集傳 卷之五 士

吳伯裔伯胤傳

吳伯裔者少貧育於舅劉格格長者嘗舉孝廉家饒於財數推與伯裔千金以此得讀書交遊天下賢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稱許夷然不屑也弟伯胤少裔八歲而讀書與裔等郡人劉瀚格之族父也嘗聞格言二子當富貴乃以其孫女妻伯胤而盡以其財產贈之伯胤之妻亦賢輒出私財佐酒食費而勸胤從伯氏學胤早舉明經爲鄉進士而伯裔淹蹇後丙子伯裔乃舉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十三

孝廉胤亦迄不第伯裔爲人沉練英博慷慨負大志論者以其出處在郭泰皇甫規之間爲文章原本經術歸於大家嘗簡忽其時人人以此憚焉其實憐才好獎引文士見人有一言善者未嘗忘也伯胤風流文雅美鬚眉善書生平事裔如父其學亦皆裔教之惟爲詩稍輕不及裔其餘制作溫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見用以城破死而其父年七十餘兩目皆盲顧獨在賤去後伯裔婦程氏嘗使人僞爲裔胤狀立於父前父

輒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審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安歸乎哭大痛而無淚不絕聲三日亦以死程氏自乞木爲棺而塋之後其家求裔胤之死處卒不得而賈開宗曰有孔尚達者裔之同年生也嘗從闖賊見伯裔死時以目視尚達不語其色不撓而程山人自云城破時見兩賊以伯胤爲官繫而牽之伯胤抗聲言奴乃以我爲官我卽非官豈從汝賊耶二賊更嬉笑諧謔疾驅之去噫可哀也裔字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十四

讓伯胤字延仲後皆與徐作霖同贈官

徐作霖張渭傳

徐作霖者有雋才少不得志於有司以入貲爲諸生張渭曰朝廷歲一大縣補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歲取天下之士且逾萬數而作霖以貲入豈不異哉張渭者慕徐渭之爲人因名渭自謂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難近獨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辭盛氣遇人皆以奴蓄之顧謂渭善也渭鬚繞其面髮毵毵然又騎馬折其左臂常蹠曲類世之兒童戲繪以爲冥官像者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十五

短舌無正音醉後談天下事則袞袞不倦爲文敏妙日成十餘篇作霖好學深思常偃仰臥竟日或草創後復毀之然出而人以爲高文典冊焉會南昌萬元吉知作霖崇禎二年庚午舉孝廉第一作霖既就徵春官而渭益落常試君下自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潘曾紘曾紘取熟視日子文誠善吾猝未識也竟高拔之後數年而復袖其文爭之提學使者任贊化贊化怒更黜渭渭大噪而郡之薦紳先生亦有言渭實名士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十六

者久之乃復其故崇禎七年甲戌作霖入對策言今天下劇賊窟秦蜀蹂晉豫孔棘殆矣天子不可不及嘗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責文法恐天下亂傳冠得之以示文震孟共嗟歎署上第而宰相溫體仁惡其言直排之不收也庚辰作霖復罷春官渭亦且摧挫老矣每醉則謂其及人曰吾馬周也天下方有事胡不用我天下且不深一幸知文士况能知我或遂怒罵其坐客或醉而哭坐客益以渭爲狂作霖忽怒罵曰若富貴子席父兄餘業飽十數椀肉羹耳天下亂形已成無英雄能救之者吾輩固旦暮死而謂渭狂何哉舉坐酒皆醒而其及人哭伯裔哭伯微侯方域則皆哭泣時方嬉遊修春社於吳伯裔之家因慘沮不樂罷去爾二歲而爲崇禎十五年壬午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終其及侯方域曰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氣丈夫也烏能鬱鬱凋迫脅乎作霖必死矣後甲申弘光立錄中外死者宗伯亦康知作霖果死遂爲請贈以爲祠部郎而張

渭當城破時賊以刀斫之願張且斷矣渭猶右手灑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願徐步行口喃喃罵不止又一賊從後至斫以刀乃仆而死渭故貪饒心計縱橫術立置產逾萬而其子後鬻於市僧狙猾者不數月皆盡無所得作霖無子有弟作肅侄世琛文行甚高人見之猶想見作霖云

侯方域曰嗚乎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懷材質者或不得見用於世而傳之亦異又足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七

悲也四子之文學不具論以余交當世之縉紳先生以及知名士未有如喬與霖之大畧者也猥稍文弱然其死又何壯也渭乃自比徐渭卽禍衡何足道哉嗚乎而皆不幸而死矣由今論之豈其不幸歟豈獨其不幸歟

此與吳傳并奇嶺字句氣皆昌黎而各兩人忽挿忽散忽合惟史記酷吏極擗引縈迴之妙恭士

湯御史傳

湯公名兆京字伯閔宜興人也爲孝廉有族人抵法者賂以田求爲解之不應旣而察其誣乃力爲解而却其田壬辰登進士第官豐城令豐城巖邑公下車期月立變其俗有巨盜范紹九者以都村爲巢穴劫掠袁臨吉賴之間令之左右皆其耳目輒捕輒先聞公則密計而單騎掩之擒紹九豫章數千里之患以平報最微拜御史神宗皇帝將殺建言御史曹學程命公臨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六

決公爭曰學程不當死必殺學程臣願同日死沈相國一貫傾其同官沈鯉大興妖書獄爲羅織計屈會審公獨以其事坐斂生光獄得解入嘗特疏請福王之國寢奪嫡謀公爲人孝謹和易事父母常爲孺子歡與鄉人言訥訥不出口尤不與公府事鄉人皆曰湯公長者及居御史則慷慨言天下事數而折廷諍嘗論柄相煩天子譴責同事者惶恐惴息汗下公意氣自如或今日譴責而明日更言之公父家居歎曰吾兒

向循循書生今乃能強項如此哉然性素高介
常官則死其職過卽澹然無軒冕情已而念父
歿母春秋高嘗稱病願家居凡三奉使皆天子
嚴督之而後行掌河南道日給事趙興邦者數
挾太宰勢軒輊臺綱公連章劾之當是時元詩
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人謂之元趙官吳比
于四凶迭居要地無敢撓者公視之蔑如也而
辛亥京察朝官更力斥湯賓尹及其黨鄒之麟
韓敬尤爲士君子所賴云初賓尹有盛名羣小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九

敗其後屢起屢仆又四十年至思宗任溫體
仁其黨始得志則前此持之者公力也公以論
太宰趙煥擅權掛冠歸病卒年五十二後天子
知其賢常思之贈官太僕卿

侯方域曰余王父與湯公同朝爲言官既老致
政每見朝廷事有得失輒歎曰今言路無湯公
卒無言者矣又言有僧達觀者善言佛法居京
師公卿見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嘗取達觀
新撰水入宮禁謂之法水湯公爲御史大怒捕
之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十

達觀痛笞之繫獄以死嗚乎公真駁讎丈夫也
哉

識力俱不愧史才 靜子

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豈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馳驍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丘希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燕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人軀豈任典客哉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三

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翰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凌河當天下動兵處固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葭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

威往以爲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卽發矣良玉旣出而以首叩轅門墀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三

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軍入豫良玉當往勦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笑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卽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將軍良玉長身顏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旣至豫則向所苦賊

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
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卽盡賊安所見功乎
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不爲害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
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
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
至嗣昌快快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
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
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強
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三

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
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丘必令其下曰吾思
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
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
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
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旣受命而朝
廷中變乃命距河授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
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
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

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
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幾
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末幾有媒孽
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愠曰朝
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
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益
離遂往來江楚爲自墜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
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
嘗稱軍饑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三

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
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
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
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鍼亂政良玉乃與兵
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
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
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
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
禮世威感悅願効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鎮

上遇火砲災司徒公壓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
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
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
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
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
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
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丘磊者既坐
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
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

壯悔堂文集

卷之五

三

侯方域曰余少時見左將軍將軍目不知書然
性通曉解文義勇畧亞於黔彭而功名不終何
歟當左將軍出軍時有党春者以軍校遊伍
當死司徒公縛而笞之百應春起而徐行無異
平時授以爲軍官復遊再縛之來應春仰首日
劉官實豈異軍校耶司徒公異之以付左將軍
爲先鋒後乃立功佩印爲山海大將然則將苟
有材得其人以御之雖卒伍可也而況於公侯
哉

直是一篇史遷得意文字 恭士
叙寧南瑕瑜不相掩史裁 靜子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三

李姬傳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

貞慧善也姬爲其養女亦俠而慧畧知書能辨

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彙急稱之

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

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

不輕發也雪花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

邀侯生爲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太鉞者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三

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爲清議所斥

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

鉞不得已欲侯生爲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

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

子盍叩之侯生三問將軍乃屏人述大鉞意姬

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

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

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

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

而卧王將軍者殊快快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

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因公

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

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

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見未可期願終自愛無

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

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錢邀姬一見姬固

却之開府慙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

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

壯悔堂文集 傳

卷之五 三八

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事奇而傳足以稱之 恭士